

# 浙东山水情思绵邈

姚乐晨

长庆四年(824年),来到越州后的第一个春天,元稹眼见明媚的春光里万物复苏,快意之余写下了《和乐天早春见寄》:

雨香云澹觉微和,谁送春声入棹歌。
萱近北堂穿土早,柳偏东面受风多。
湖添水色消残雪,江送潮头涌漫波。

同受新年不同赏,无由缩地欲如何。
早春时节,萱草破土而出,柳枝随风浮动,水面残雪消融,置身这般有生活气息的环境中,当初的苦闷渐渐消散。彼时元稹的挚友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他遍游钱塘,也常常给在邻郡做官的老友送去不少“游后感”。也许是偏爱,也许是感激越州山水的疗愈,一向将重心放在仕途的元稹竟也生出了在此“虚老”消磨时光的念头。“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再酬袁言和夸州宅》)”,在他看来,越州之景毫不逊于“人间天堂”苏杭。

景色明丽如此,越州的厚重历史和多彩民俗也让元稹触动不已。在《酬乐天闲游西湖》中,他提到了:“墨池怜嗜学,丹井羨登真。”墨池,相传是王羲之洗墨的地方;丹井,传说为葛洪炼丹取水之井。前人的池和井在此,颇有勉励后学的意味,可见越州人文氛围的浓厚。

## 二

在越州的写景诗中,元稹提到最多的是镜湖。镜湖本是东汉时会稽太守马臻为防水患而主持兴修的农田水利工程,后因王羲之“如在镜中游”形容更加闻名。不论是太守马臻还是会稽内史王羲之,他们对越州风光和人民的爱都是深沉的、发自内心的,也都因恤民、爱民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

站在镜湖前,和风扑面,元稹未必不会想到那个在到任之初就详考农田水利,一心为民修湖却被豪强所诬的马太守,也未必没有忆起那个坚持赈灾救民,被反对后愤然写下《百姓帖》的王内史,几百年的悠悠岁月在为越州风姿添

上文化积蕴的同时,也让淑世情怀在历任地方行政长官间赓续。

元稹亦是爱民的。在越州前的数次贬谪中,他虽难掩沮丧,却也未忘记关心国家政治和所在地的百姓。在他之前,现实主义的大诗人杜甫曾向家国苍生许下豪言壮语:“穷年忧黎元(《岁暮》)”。元稹欣赏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而这种以饥寒之身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无厌世之想的仁爱也在他的思想里扎根。

在赴往越州的路上,元稹途经泗州,发现当权者为了口腹之欲,竟动用工九千六百余人,用排比递夫的方式,每十里置递夫二十四人,运送淡菜、海蚶等海味进京,而沿路护送的民众自是苦不堪言。为此,元稹立即向唐穆宗上奏《浙东论罢进海味状》,恳请其再施先前“罢荔枝、减常贡”的仁政,为民请命。所幸穆宗很快回应了元稹,《旧唐书》载,当年十一月,“停浙东贡甜菜、海蚶”。此举一出,浙东百姓感念不已。

越州任上,元稹继续施行惠民政策。他体察民情,事必躬亲,既教百姓分辨土地肥力,也均定税籍,兴修水利,使农业生产和民众的生活都有了保障。彼时越州内再无凶年,无饿殍。

“在越八载,政成课高。”当白居易高度评价了元稹在浙东的政绩,与他惺惺惜惜时,历史似乎向我们回放了这对老友在浙江土地上为民众鼓与呼的忙碌身影,而我们也便不难理解二人何以执着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文学主张。

## 三

有一个成语叫“江山之助”,说的是自然景观对文人的创作有助益作用。当文人投身自然,感受到自身与自然之怡然融合,文思诗兴也往往由此激发。

“江山之助”有两重效应,或宽慰不安的心灵,或引发悲感心态。越州与元稹的契合,显然表现出的多是其积极的一面。

## 踏歌行

## 鸬鹚

王晓敢

渔翁手中的泥塑,捏来扭去
通往它开裂的风口里
埋伏于峡谷里的机关,如一根导火线
暂时搁浅它的沉默
看来的漏斗,瞬息奔放,又瞬息戛然而止

接下来投身到水里,直至溪流里的激流
用速度去吸它所需的鱼族
翅膀在水面,脖子上的天线
拉响收获的喜讯,和重量
而它眼睛,把那深水里的漩涡
渐渐缩小成
我们期待的目光

## 读者之声

## 诗意上河

洪新年

一个山野小村,被称为“中国诗人小镇”,全国罕有。一年四季,各地专家学者和文人墨客及普通百姓慕名而至,采风、创作、游憩。上河,成了人们向往的网红之地。

上河村坐落于浙江省浦江县山区,村是老村,已六百余年历史。此地秀丽风光,诗意流淌,县域重要河流壶源江绕着村走,傍山弯出了一个漂亮的月亮状大弧。清冷冷的壶源江水再往下走,过檀溪穿大梓树脚出县,斜过桐庐县一角,入诸暨马涧,再至富阳境,于青江口扑进富春江。

上河离浦江县城约20公里,村民千余。房屋大多呈徽派风格,白墙灰瓦,马头林立。弄堂纵横交错,极干净,路面为山石和鹅卵石铺设点缀,就地取材,融粗犷与细腻于一体,与老村溪岸山野的环境十分熨帖。

之所以称上河为老村,是因为她不仅有着数百年的建村历史,而且她保存完好的明清“老货”,令游人赞叹不已。

始建于明代的广安桥,是一座三墩四孔半圆形石拱桥,整座桥青石砌就。长60.5米,宽4米,矢高7.5米,拱券纵联分节并列,桥面为条石。桥墩呈三角,前角尖上翘,迎水面设分水尖,分水尖侧面刻有镇水之神蜈蚣图案,桥墩凤凰台上有覆莲纹样覆盆。广安桥形态生动别具一格。桥堍立有《广安桥碑记》,石碑因年久风化严重,字迹模糊。据记,广安桥桥面一段建于明代,一段建于清代,后又经清光绪年间和民国十一年两次修葺。广安桥历数百年,如今依然英姿飒爽,峨然伫立江上,其沧桑的容颜,与常绿的青山一起倒映于清澈的江水之中,为上河更添几分厚重。

保存完好的古厅堂是上河的又一文化瑰宝,明清建造的七座厅堂,分别以“种德、仁本、立本、思本、念祖、燕诒、星聚”命名。厅堂外墙门楣嵌“大方伯”或“方伯第”石匾。“大方伯·立本堂”最具特色,为明末建筑,七进三开,纵深120余米,是全县最长的古厅堂,国内也不多见。据族谱记,明洪武年间,上河先祖陈正性任河南布政使,为官清廉刚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因督粮有功被封为河南大方伯,后率幼子显十一迁居上河,建造了此处“大方伯”。此建筑规模阔大,气势恢宏,雕梁画栋与古老匾额相辉映,散发着厚重的人文气息。其他厅堂也各有特色,五进三开的“大方伯·仁本堂”,四进三开的“方伯第·种德堂”,以及“念祖堂”等等,均建于明清两代,透露着满满的古意和笃厚的文化积淀。

把上河村称为“清明上河”,不单是因为它有着建于明清的古桥和古厅堂,而且还有许多古代遗迹。建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的合堰坝,始建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的山洞口堰坝,至今仍青春不老,灌溉着江岸数百亩土地;始建于明正統三年(1438年)的古碇步,也保存完好,浅水时为村民过江提供方便。

人们流连于上河,既为古迹叹为观止,又为今日整洁的村貌和浓郁的诗意点赞。如今的上河,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依凭厚重的文化积淀,踏实前行,先后步入了浙江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浙江省卫生先进村、浙江省美丽宜居示范村等行列。而且成了全国第一个“中国诗人小镇”,著名诗人谢冕先生题写的“诗人小镇”赫然展现在壶源江岸。

“诗人小镇”的命名源自2016年2月16日的一次事件。上河三个小孩意外走失,家人悲号,村民揪心。事件通过网络,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内心,四面八方的人们纷纷赶到上河,成群结队,自发上山,不惧柴草荆棘,不惧寒冷,漫山寻找。白天,一群群身影穿行在树木之间,一声声呼唤响彻沟沟涧涧;黑夜,林间无数闪烁的灯光,与星光辉映。大爱之声感动天地,72小时接力搜寻,终于感动了上苍,三个小孩获救生还。“生命至上,大爱无疆”,顿时嘹亮在上河的天地之间。国内许许多多诗人在网络上关注此事,纷纷提笔写下了一首首感人诗篇。之后,中国诗歌学会将全国首个“中国诗人小镇”放在了上河,放在了这一个充满诗意、充满大爱的山小村。

上河村口有棵银杏树,高38米,树围6.8米,冠幅12米,树龄500多年,两棵树干相依相携,虽久经风雨沧桑,但依然气宇轩昂,生机勃勃。很多人把它们称为“情侣树”,我倒认为其象征的远不止情侣间的卿卿我我,而更像风雨中相守相扶的人世大爱,彰显的是深深浸润于上河这片土地的、我们民族的精神内核。

上河古老而时新,她不仅拥有众多明清的古建古迹,更有着与时俱进清亮明净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有着更为珍贵的醇厚善良和清明质朴的乡风乡情。

好一个上河!

## 艺境



摄影作品《扬帆海湾》李忠 摄

# 琥珀里面有恐龙

张 甬

缅甸琥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琥珀,我们痴迷于物象珀,因为里面的内含物很有趣,让人脑洞大开。

我们在微信上互发有关缅甸琥珀的新消息:科学家在上面发现了“恐龙尾部的羽毛”,这是一根鸟类演化出羽轴之前出现的原始羽毛的分支;2021年6月,在琥珀中发现了虾类化石,将琥珀虾类的保存记录一下子提前了大约8000万年;最有趣的是一只陆生蜗牛化石,螺壳表面覆盖着密集的角质毛,毛茸茸的超可爱……

琥珀中内含动植物与现生种类差异较大,要碰上好的内含物,就好比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这样的桥段居然发生在黄良超身上了。

在市场成堆的琥珀中他看到了一件“大块头”,珀农见客人上门,连忙用缅甸语推荐,意思是里面有羽毛,黄良超眨了眨一看,里面脏兮兮黑漆漆的,让人失望。但珀农的话老在他脑子里打转,在市场转了一圈回来,货主换成了一位妇女,黄良超被她一脸吸引住了。缅甸人喜欢涂抹香楝树皮磨成的“凉粉”来防晒和美容,类似越剧演员上的粉底,妇女的脸涂得跟小花猫似的,不知道的人以为她准备去演戏呢。“大块头”还静静地泊在角落里,如同是一块被所有人嫌弃了的烂番薯,黄良超心里打着算盘,如果价格便宜说是可以下手的,赌出“羽毛”就赚了。一开口,对方会说中国话,俩人一番讨价还价,一会儿就成交了,价格还出乎预料地低。

事后,他和我微信聊天:找到了一件“鸟珀”,琥珀里包裹着一只鸟。我一听,乐了,回复

他:“最近在学相声了?”郭德纲相声逗你玩呢:于谦家的琥珀里面有长颈鹿。

在我的认知里,鸟的力气比昆虫大多了,树脂要粘住一只鸟是完全不可能的。黄良超见我不相信,立刻发过来一张证据,照片上一只雏鸟被包裹在琥珀里,凝固在一起成了化石。

不管我信不信,他的声音还是亢奋:琥珀有手掌般大小,又脏又破,全身的裂纹像梳子的梳齿一样密。黄良超“捡”回来后,就直接上横机,磨啊磨,正反两面磨,磨薄了,打灯一照,突然看见了这只神奇的动物——一只雏鸟:小小的脑袋正对着他,毛骨悚然,眼眶透露出惊恐万状,好像还在呐喊。

无边无际的森林,参天的杉木和松柏树,地上生长着蕨类植物,一些会开花的植物也开始出现。这该死的夏天,树叶被烤得蔫头耷脑,恐龙在树荫下喘着粗气,森林成了大蒸笼。落叶中躲藏着蚂蚁、蜘蛛和许多小昆虫,雏鸟正为找到食物而高兴,一大坨树脂紧接着一大坨树脂,连续往下滴,把雏鸟完全包裹在里面。它垂死挣扎,直到最后一秒钟还在扇动翅膀,树脂被挣扎出很多裂纹,挣扎出很多空腔,最终定格在里面。

黄良超全身震动了一下,一瞬间,双方就这样对视着,空气仿佛凝固了,只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一过秤有112克,黄良超在做“微商”,迅速把“鸟珀”照片和信息上传,“琥珀猎人”看到后,当晚就成交了。黄良超欣喜若狂,认为这是老

实际上,元稹并不是第一个寄情于浙东山水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以自己的文学、政治才能为浙东增色的。

魏晋时代的最后一位名士谢灵运在进退于庙堂与山林之间,为政治失意和自己无法止歇的“人世”心愿带来的矛盾而痛苦时,始宁(今绍兴)成了他的精神家园。在《过始宁墅》中,他写道:“岩峭岭稠叠,洲紫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山岩峭壁和水中洲渚交相辉映,白云绿竹在山水间被衬得明媚动人,始宁这番清幽的景色使谢灵运暂时从身外之物里脱身,而居所始宁庄园在清丽之外透露的孤高之气,亦替谢灵运传达着他的自信和矜傲。

有唐以来,无数诗人词客踏访浙东,耳得目寓,虽各人身世境遇有别,由山水触发的情致也不尽相同,但流连其间的自得之感以及得江山之助的欣喜却是相似的。浙东山水依托江南诗性文化,刻进了一代代文人的集体记忆,熏陶之下,这些人大多爱自然、重雅趣、尚逸乐,笔力所及,串起了一条浙东唐诗之路。

李白、孟浩然、王维、白居易等大诗人们相继走在这条路上,留下了书写个人生命体验的性灵文字。

山水育人,而文化润城,浙东与前来的文人群体始终是互动、互构的。远离庙堂之高的地方官员们仍旧“忧其民”,而“处江湖之远”的闲散诗人们也不忘“忧其君”,可以说,浙东诗路上有快意,有烦闷,有闲情逸致,也有感时忧民。不惟此也,更有对人生理想的坚守,对与民同乐的追求,这种精神也为娟秀的江南注入了刚劲有为的坚韧。

身在浙东回看浙东,总觉得情思绵邈。相隔千百年之久远,并没有消解后人的亲切感,仿佛赤脚踏在江河里,感受水纹肌理般划过,好似要把这一路的文脉慢慢梳开。

今天的浙东山水比之古时如何?想来风光依旧,也许景致更胜。而古往今来不变的,总是人与地的和谐互构。